

莊子集釋

埽葉山房石印

莊子集釋卷四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篇駢拇第八 釋文 舉事以名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疏 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

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 釋文 駢步田反廣雅云拇

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刺也 釋文 駢並也李云併也

音母足大指也司馬駢拇謂足拇枝指有歧也 盧文弨曰歧當作歧後人強分之

指連第二指也崔云諸指連大指也 於德猶容也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注 夫長者不

而侈貌司馬云溢也崔云過也 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

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大小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

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疏 附生之贅肉縣像之小疣並

而侈性者譬離曠稟性聰明列 釋文 附贅 章鏡反廣雅云疣也釋名云橫 縣音尤 而侈

之藏府非闕假學故無侈性也 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於

於性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於

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駢枝受生而有不可多於德贅疣形後而生不可多於性此

縣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縣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家世父曰釋文引王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駢拇枝指與生俱來故曰出於性附贅縣疣形既具而後附焉故夫音符發句至治直吏之分符問反後物皆有之或作定多方乎仁義而用之曰出於形

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異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

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際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

惑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疏方道術也言

多仁義羅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異萬物夫能與物異者故當非仁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釋文

五藏才浪反後皆同黃帝素問云肝心脾肺腎為五藏

是故駢於足者連无

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

指也注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

操捉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注

明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闕助用而生也

疏夫曾史之徒

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疏性多仁義以

此情性駢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情慕之務此為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釋文淫僻本又作僻匹亦反徐仁義之行下孟反崔云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列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

傷自然之理橫復扶又反徐篇至當丁浪反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注聰明之用各有

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可貴

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

而異方俱全矣注言離曠素分足於聰明性少之徒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

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注與亦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

也已助聲也離朱一名離婁黃釋文黼黻音甫下音弗周禮云白與煌煌音皇廣雅云光

向云馬氏音煌毛詩傳云皇皇猶煌煌也煌又音非乎注向云非乎離朱百步見秋毫之末

鋒孟子作離婁是已注是也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

師曠是已注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

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大呂姑洗蕤賓無射夾鍾之

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曠二子

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希慕既失本性豈不困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釋文五聲本亦作師曠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

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注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

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暴曾史則曾史之黃鼓天下使失其

主子集

真性甚於桀跖也疏技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生分中枝生一指也權用五德既

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長

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權拔謂拔擢偽德塞其真性也釋文擢德音濯司馬云拔也

史者姓史名繇字子魚衛靈公釋文擢德音濯司馬云拔也

臣此二人並稟性仁李故舉之釋文擢德音濯司馬云拔也

也此方論人並稟性仁李故舉之釋文擢德音濯司馬云拔也

與明此言世之人皆取此德舉其性務為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其性也釋文擢德音濯司馬云拔也

俗世之學權德撝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曉振總物之毫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

暴行越智於天下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捷取吾情皆其證也疏

或作篆形與塞相似因譌而為塞矣疏黃鼓音黃謂望黃曾史行仁史繇行義

駢於辯者繫瓦結繩鼠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注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擣杭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

羣言之主也疏行墨之道故稱為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咸能致高發危險之辭

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絨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唯在堅執守白之論是

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楚雙由自持也亦用力之貌譽光贊也楊墨之徒並於

其小學炫耀眾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羣物然則釋文羣方彼瓦字一云瓦當作九結繩本

楊墨豈非亂羣之師乎言即此楊墨而已也釋文羣方彼瓦字一云瓦當作九結繩本

言小辨危詞若結繩之繫瓦也崔云竄七亂反爾雅云句紀具反司馬云竄句謂邪說

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繫繩之結也崔云竄七亂反爾雅云句紀具反司馬云竄句謂邪說

本亦作變徐音婢郭父結也崔云竄七亂反爾雅云句紀具反司馬云竄句謂邪說

反享步計反司馬云竄七亂反爾雅云句紀具反司馬云竄句謂邪說

文敬跬分外用之貌今案跬也竄猶云跬言方半步為跬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

也跬譽者邇一時之近譽也敝如周禮弓人筋欲敝之敝謂勞敝也敝精罷神於近名而

無實用之言故 楊墨 崔李云楊 謂之駢於辯 朱墨翟也 容思 息嗣 檣杙 上徒刀反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

之至正也 注 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

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疏 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

稟之素分豈由人為故知率性多仁乃是多駢旁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已效 釋文 此

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己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釋文 此

數此數音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注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

可見矣 疏 以自然之正理正營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

不正之無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俞樾曰上正字乃至

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 故合者不為駢 注 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枝者不為駢 注

不可通郭曲為之說非是 故合者不為駢 注 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枝者不為駢 注

以合正枝乃謂枝為駢 疏 以枝望合乃謂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 釋文 不為駢 其知反崔

同或渠 長者不為有餘 注 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注 以長正短乃謂短不

足 疏 長者謂曾史雖曠楊墨並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此之羣小故謂之長率性

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鵲脰雖長斷之則悲 注 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

鳧小鴨也鵲鶴之類也脰頸也自然之理亭毒眾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 釋

無所去憂也注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疏夫稟性受形命

暗素分不同此如鳬鵲非所斷續如此釋文去憂起呂反注去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注天

即各守分內雖為無勞去憂憂自去也釋文去憂起呂反注去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注天

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釋文意如字下同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注恐仁義非人

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疏噫嗟數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之非由放

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數分外引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

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是人之情性者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注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

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

而無傷又何憂哉疏斲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

忘淡固執是非謂枝為有餘駢為不足橫欲決駢斲枝釋文斲李音紀恨發反齒斷也啼

成於五數既傷造化所以泣啼故決斲雖殊其憂一也釋文斲徐胡勿反郭又胡突反啼

音提佳本作諦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注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

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疏蒿目亂也仁

今世猶未代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惑者捨已效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釋文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興與乎聖迹也釋文馬

蒿目與郭注共以蒿目二字為句解為亂天下之目義殊未安蒿乃瞻之段字玉篇目部

瞽瞍切目明又望也是瞻為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為之瞻無遠望故曰瞽目而

憂世之患雖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白鳥蒿蒿孟子梁惠王篇作鶴鶴文選

景福殿賦作雖雖然則蒿之通作瞻猶蒿之通作鶴與瞻矣周易文言傳確乎其不可拔說文土部曰塙堅不可拔也即本易義是確與塙通亦其例也蒿令下同反於難乃且後拯之拯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注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

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饗竊非望哉疏饗貪財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已之天性亡失分命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樸還淳必須絕仁棄義

釋文饗傳吐刀反杜預注左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疏此重結前旨也慶藩案意讀為抑之與漢石經作意墨子非命篇意將以為利天下乎晏子春秋雜篇意者非臣之罪乎漢書敬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者與意者同並與此句法一例或言意者或單言意義亦同也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寬也注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其寬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其寬猶謹也夫仁義者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釋文寬許橋反又五羔反字林以下棄情徇迹其寬競逐何愚周行禮即此其寬之狀也

削其性者也疏論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性也夫真率性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情舍已效物而行仁義者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疏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是減削毀損於天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疏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牢者也喻學曾史而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疏屈曲也折截也喻猶屈撫也揉直為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

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釋文屈崔本作折夫體為禮樂也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況於反李況付反音更李音喻本又作响音訓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繆索夫天下萬物各有常

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鈞繩規矩膠

漆經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離依

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氏者釋文繆音墨廣雅索悉各反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

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注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

也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乍曲乍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故古今

不二不可虧也注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疏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聞感也親古

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繆索而遊乎道德

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常唯一也

之間為哉注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疏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

減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曹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已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

織繩執固又如膠漆心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遯遊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圖學方必

魚慕鳥徒希企尚之名終無功用之實釋文連連義遯遊道德聞也使天下感也注仁

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陳窮狗責此何為也釋文連連義遯遊道德聞也使天下感也注仁

義連連祇足以感物使喪其真疏自無之道亂天下之心釋文祇足文使喪息浪反下夫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注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疏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何以知其然邪疏然如是也此即假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

滯迹喪真為惑更大

設疑問以出後文

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注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

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以失其常然

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恆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恆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疏

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猶懷質朴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

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遂於聖迹

呼堯反又許羔反廣雅云亂也又奴介反俞樾曰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注曰

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

此文招字亦當訓舉而讀為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

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

義可知功見反遍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注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疏

其非矣反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釋文性與音餘此可以意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

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性耶釋文性與消息後皆倣此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注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

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禦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

者哉疏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為之教澆漓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

猶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胼胝以此辛釋文三代夏殷以上反時掌樂夷並如字

苦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滿下民亦然也釋文三代夏殷以上反時掌樂夷並如字

也依字應作癰癢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注夫

鵲居而齧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

所過者或時有桀夷禿脰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

桀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疏殉從也營

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

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痲瘼禿脰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釋文

殉辭後反徐辭倫反司馬云竊音敦又穀反吐木揮斥下音赤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疏數子者則前之三也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

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藏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疏此仍前舉

號也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藏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疏此仍前舉

文也孟子云藏喜學人穀孺子也楊雄云男墾婢曰藏穀良釋文藏作郎反崔云好書曰

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各耽事業俱失其羊也釋文藏作郎反崔云好書曰

燕之北郭凡民男而墾婢謂之藏女而婦奴謂之與穀本如字爾雅云善也崔牧羊之牧

獲張揖云墾婢之子謂之藏婦奴之子謂之獲與穀本作穀云孺子曰穀牧羊之牧問

藏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疏奚何也

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釋文挾音策字又作策初華反李

曰塞問藏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異也釋文挾音策字又作策初華反李

長二尺博塞悉代反塞博之類也漢書云吾上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

之上疏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孫竹君之子也孫竹神農氏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

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德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

薇為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在蒲州河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

木深疎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釋文首陽山名在

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河東蒲

人者

必伯

不足

潘天

後前

也

或注

易哉

將壇
冒無

于於

藏善

反生
謂自

俞徐
兒音

也尸子云俞兒和薑桂為人主上食夫自無釋文雖通如楊墨一本無俞兒音榆李式榆

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淮南云俞兒狄牙嘗溜渥

南子一本作申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

非吾所謂明也注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

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學致今吾所謂

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注善於自得忘仁而仁疏德得也夫達於元道者

執已陳之窮狗滯先王之蘧廬者哉故當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

情而已矣注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

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疏夫曾參史魚楊朱

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學得而惑者觀曾史之仁義言放效之可成

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毒之乎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

行其致斯釋文不累多偽反後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

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注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疏夫希

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

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注此舍已効

人者也雖効之若人而已已亡矣疏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以求離未之明不能知
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而偽學外釋文舍已捨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
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

路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注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疏淫滯

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已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雖伯
夷之善盜路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憂前生後以起文勢故也余愧乎

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注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

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道我忘彼若斯而已矣疏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仁絕

游心物表志操絕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愧道德之不為而言上下者顯

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累

動而無心也吹風也累塵也釋文愧乎崔本作愧之行注同冥復音從容反吹昌偽反

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馬蹄第九釋文舉事以名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訖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注駕驥各適於身

而足疏訖蓋也踐履禦捍翹舉也夫蹄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即訖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

咸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道釋文馬釋名云武也王弼注蹄音提司馬云禦云敵也崔本

遠不矜不企即生淫可保釋文馬易云在下而行者也蹄馬足甲也禦云敵也崔本

作翹胡切反又翹反疏崔本而陸崔本作翹尾引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驢馬健也今

樂足作尾是也文選江賦注引莊子正作尾陸作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翹陸也陸
依字當作尾是也文選江賦注引莊子正作尾陸作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翹陸也陸
多互用形相似也據選馬音奴惡驢音冀千里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注馬之真性非
注所引知陸乃陸之謠焉也

辭鞅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衛之臺觀也亦言義臺猶靈臺也路

高臺大殿無所用之況清虛之士瀉樓之民樂釋文義義儀崔本同一本字徐音崔云義臺

彼茅茨安茲夔夔假使舟楫刻於我何為釋文義義儀崔本同一本字徐音崔云義臺

路寢閣俞樾曰義徐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故書儀為義是義即古儀字也

儀臺猶言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而惡反及至伯樂曰我

禮容之臺儀與容異名同實蓋是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也

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雉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注有意治之

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疏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鐵災

枝絆也馬謂約前兩脚也卑謂槽櫪也棧編木為棧安馬脚下去其濕所謂馬床也夫

不能任馬真性釋文伯樂音洛下同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剔之救應反詩赤反

之天年於釋文伯樂音洛下同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剔之救應反詩赤反

馬天折釋文伯樂音洛下同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剔之救應反詩赤反

向崔本作雉之音洛司馬云燒謂燒鐵曰雉謂羈絡其頭也徐詩赤反

謂羈雖其頭也是以雖為絡之段字然下文連之以羈馬乃始言羈雖之事此恐非也
雖疑當為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為識即其事矣
居宜反廣馬作頌向云馬氏音諫崔云絆前兩足也盧文昭曰舊本無音字案例當有
雅云勒也馬才老反櫪也一云棧土板反徐在簡反又士諫反編木作靈似牀曰棧以
今編之必無卑槽也崔云馬閑也棧樂濕也崔云木棚也盧文昭曰靈即樞字濕當作
溼後人多混用棚疑當作柵慶藩案文選顏延年楮白馬賦注潘不洽直吏飢之渴之
安仁馬沂督誅注引司馬云卑櫪也棧若櫪牀苑之溼地也釋文闕不治反
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櫪飾之患而後有便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馬若
乃任駕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
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
矣櫪櫪街也謂以實物飾於轡也帶皮曰鞮無皮曰鞮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失
過半聖智治釋文驟反士教櫪向徐其月反司馬徐音式司馬云排街也謂加飾於馬轡
物其損亦然釋文驟反士教櫪向徐其月反司馬徐音式司馬云排街也謂加飾於馬轡
司馬云櫪馱馬口中長街也與釋文異又案櫪一作慶藩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
記索隱引周輿服志云鈎逆上者為櫪櫪在街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漢書司馬相如傳
張揖注曰街馬勒街也櫪馱馬口中長街也韓子姦初成臣篇無垂策之成街櫪之備雖
造父不能以街馬鹽鐵論刑德篇猶無街櫪而禦捍馬也是街與櫪皆所以制馬者
必然策初革反杜注左傳云陶者曰我善治埴埴者中規方者中矩疏亦窰也埴埴也亦
反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釋文陶窰音天消反埴徐時力反崔云土也司馬云埴
為瓦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釋文陶窰音天消反埴徐時力反崔云土也司馬云埴

曰填釋名云填職中規丁仲反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謂鉤曲也繩直也

也職音之食反能治木之曲釋文應繩應對之應後夫填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謂匠人機巧善

直必中鉤繩曲直宣慕方圓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填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

也注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厲驚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

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釋文揉

曲汝久矯居兆拂反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注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莊子云我意

謂善治天下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注夫民之德小異而

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

道者無為之至也疏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

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釋文去者羌呂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

為本也守斯道也疏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通一道亭毒羣生長之育之無偏無

也故謂之天放疏黨若有心想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釋

父天放如字崔本作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注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疏

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造於是釋文填填

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游於虛淡釋文填填

徐音田又徒偃反質重貌崔云重顛顛也淮南作冥冥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

進也一云詳徐貌淮南作莫莫